



# 臺大經濟系友會訊

NTU-ECON Quarterly Newsletter

發行所：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編輯單位：系辦公室

發行人：何志欽

地址：台北市徐州路21號

電話：(02) 2351-9641 轉274、275

傳真：(02) 2321-5704

臺大經濟系系友

<http://www.econ.ntu.edu.tw>  
設計印刷：磊承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國郵資已付  
臺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2745號  
雜誌類  
中華郵政台北誌字第553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無法投遞時請退回

## 經濟系

# 改革創新的一些回憶

臺大經濟學系教授 陳博志

臺大經濟系的師生幾十年來一直關懷社會，而且不斷地創新或領導各種改革。經濟系的老師們一向很關心臺灣實際的經濟問題，並從事許多相關的研究。1960年代後期，系裡教授和研究生參與政府研究計畫的風氣甚盛，師生因此更能瞭解和關懷實際的經濟問題與相關政策。

到了1970年代，本系的老師們從李登輝教授開始陸續有許多人加入政府工作，同時也有許多人擔任政府的各項顧問工作。李登輝擔任總統的時候，梁國樹教授所領導的經濟顧問小組成員都是本系的師生，其中像薛琦教授、許嘉棟教授，還有我，都是當初在研究生時代就參與研究計畫而投入實際經濟問題之研究。可惜最近我們有些研究似乎不再那麼關心社會。

在教學和學校行政方面，本系近三十年也領導許多改革。當我忽然決定唸博士班時，梁國樹教授並不贊成，他認為我從大學部一路唸上來，幾乎所有教授的課都上過了。後來他幫本系在遠東企業的資助下，安排了海外學者暑假前來授課的方式，並開放給其他大學的研究生來選修，而增加學生學習的機會。

1980年代不少本系第二代學生，也就是第一代畢業生的學生輩，已成為教師，當時林大侯系主任也採取討論或設立委員會的方式來讓大家參與系務，本系因而能首創很多的事。當時有幾位年輕老師甚至被戲稱為紅衛兵。本系的經濟論文叢刊領先其他類似雜誌開始像國外高水準學術刊物一樣，嚴格實質審稿。在全國教師都是一聘就是終身雇用的環境，在沒有任何試聘的法令基礎下，我們開始了應該是全國最早的試聘。我們也在學校不允許的情況下訂定了全校最早之由教授推選系主任的辦法，當時我才擔任一年的官派系主任，特意在未任滿的時候就辦理系主任的重選，大家也再選我當系主任，巧妙地作成學校接受由教授選擇系主任的慣例。大學必修國父思想的規定甚不合理，但教育部不願更改。臺大教授主張至少各系可以自己找人開課而不是像控制思想似的只能由「有關單位」派來的人任教，教育部同意後本系即自行開課，由我以經濟學講授相關的問題，並請擔任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所長的陳昭南教授具名合開，以讓保守勢力無法反對。最後教育部也同意廢除國父思想必修的規定。

1980年代臺灣社會也開始發生許多變化，本系自由及關懷人民的理念，使師生除了經濟問題，也同時參與社會政治的改革。1990年的學運中有許多本系師生的身影，陳師孟教授為了關切靜坐的學生而被治安人員毆打，以及他後來為了避免暴力而挑起領導廢除刑法一百條惡法的行動之責任，都成為臺灣民主運動



的里程碑，朱敬一教授主編的郝語錄也傳頌一時。我們也聯合經濟學界，詳細地批評國建六年計畫的不當。然而我們對社會的關懷也不是一直很成功，1992年立法委員選舉之後，我們覺得族群對立太過嚴重，我和張清溪教授及朱敬一教授聯合邀請一些人士想推動族群融合，但政治人物的反應冷淡令人失望。

由於政府經費的限制，再加上學校對文法科系不盡公平的待遇，本系的經費也常感不足。我們除了前述由企業界贊助聘請國外教授的努力之外，徐元智基金會也長期資助本系購買圖書，使我們能比其他科系多出數倍的圖書經費而不致於跟不上世界潮流。1990年，本系多位系友在梁國樹教授領導下設立臺大經濟研究學術基金會，多年來本系的教師聘任及學術活動都因為基金會的支援而有更大的彈性。然而學校對我們的不公平仍然存在，在許多科系都得到政府大量經費而興建甚至可能太大的大樓，但經濟、政治、法律三系把原來房屋土地讓給公衛學院及學校，而遷回校總區的經費卻要我們自行募得大部分的捐款。所幸系友們不和學校及政府計較，仍有大批系友樂捐，包括侯貞雄系友的兩億捐款，再一次見證經濟系師生系友不依賴政府發展的努力。

## 臺大經濟系 2005 年研討會

### 研討會

### 時間

紀念楊小凱教授逝世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七月上旬
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Dr. Edward Prescott 學術演講會	八月上旬
第十屆紀念梁國樹教授學術研討會	十月上旬
臺大經濟系經濟論文叢刊學術研討會	十月中旬
首屆租稅理論實務國際學術研討會	十二月下旬

歡迎各界參與，洽詢電話：02-23519641 轉 282（陳映暉 助教）



## 早餐會

## 冬季系友 早餐聯誼會

2004年冬季的臺大經濟系早餐會於圓山飯店十樓的松柏廳舉行，餐敘由何主任的歡迎詞及簡短的系務報告開始，在孫震及黃金茂兩位老師的貴賓致詞之後進入本次早餐會的演講主題。

早餐會的主講者駱錦明學長以自身在金融界幾十年的經驗，以『創新、創業』為主題，見證台灣金融業從無到有的這段過程，會中駱錦明學長特別強調，企業組織的運作必須特別重視誠信、團隊、以及創新。駱學長曾在中國信託擔任總經理，其間開創了許多台灣金融業的先例，與已故的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先生頗有淵源，在提到辜老先生時，駱學長的眼眶不禁泛紅，令人動容！

駱學長現任台灣工銀董事長，何主任在介紹學長時特別提到，學長在去年捐贈一千萬元作為經濟系遷院之用，駱錦明學長愛護母系，對於母系盡心盡力，當場獲得全場系友的鼓掌喝采表示由衷敬意及謝意。

會後現任台灣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歐興祥學長舉手提問，請教駱學長對於未來金融股是否看好時，駱學長以非常幽默的語調回應：這是你們自己要去做功課，引起全場一陣歡笑與鼓掌。

這次經濟系早餐會便在駱錦明學長妙語如珠的演講結束後，何主任與餐敘的學長姐們互拜早年，並一同期許四月春季早餐會再聚，此次早餐會便在這樣溫馨的氣氛中進入尾聲。

## 創新與創業

台灣工業銀行董事長 駱錦明

何主任、孫老師、施老師、黃老師，陳副院長、吳副主席，各位系友、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事前實在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會是我們企業界、金融界，還有政界的菁英，假使知道的話，我想我不敢答應這場演講。那時候何主任跟我說：「我們有一個系友的早餐會，是不是可以把你之前創業的經驗拿來跟大家聊聊。」所以我以為只要以輕鬆的方式跟與會人士交換意見、交流經驗就可以了，結果今天一來到這裡，沒想到座上居然那麼多前輩、專家，讓我非常緊張，以前演講從來沒有這麼緊張過。

我對臺大經濟系一直懷著一份感謝之情，因為我的學號幫我把老婆娶到手。在我那一屆之前，學校都是以成績來排學號順序，學號尾數 01 就是該系的系狀元；那時我的學號是 B493301，當時我太太一直以為我是系狀元，而我也不知道原來她一直是以另一種眼光在看我，因為她不知道我們那屆是以註冊的先後來編號，後來她瞭解實情時已經太遲了，我在心裡一直非常感謝經濟系幫了我這樣一個大忙，始終對我們經濟系抱持著感恩的心。不過，我保證我是靠真本事畢業的，因為諸位都知道我們考試座位都是按照一號二號這樣排的，我都坐在第一個位子，監考老師就在我前面，所以一定要靠真功夫的。

回首過去，我在金融界打滾到現在將近四十年，很多朋友、師長及新聞界的友人們一直會問我一個問題，說我父親是台北國際商銀的創辦人之一，為什麼我不回去北商銀工作呢？為什麼要自己跑到一個不同的系統去做事？原因是我覺得在父親的事業下即使做得很成功，大家還是會說你是因為父親的庇蔭、是靠裙帶關係，而不會看到你的實力，所以我從學校畢業之後就加入中華證券投資公司，這家公司是我們的學長辜振甫先生所創立的，先父跟已故的辜先生也是多年好友；本來我想進外商銀行，因為那時外國銀行的待遇好得不得了，我還記得我那時加入中華證券投資，月薪是 3,200 元，以當時兌換美金約 40:1 的匯率計算，還不到美金 100 元，而我在美國的銀行實習時週薪就有美金 100 元，因此我覺得回臺灣是被剝削了，心裡還是想要到外商銀行工作（當時外商銀行一個月薪水是 1,000 元美金），後來辜先生跟我說：你在外商銀行再怎麼幹，也只能幹到地區性的總經理，或許一般人認為地區性總經理好像已經很了不起了，但實際上在公司整個結構裡還是算相當低階的。我加入中華證券投資公司時，當時只有十三位員工，規模非常小，我在跟同事聊天時常常說到：「戲棚下站久了就可得到好位子！」現在的年輕人一定會說這是你們老頭子的想法，他們認為一開始就要佔到最好的位置，甚至不惜插隊，這是我們那個世代跟現在年輕人做事的出發點不同。我們這十三位同事從資本額 6,000 萬元一路共同打拼，到公司改組為中國信託投資公司、改制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再到八十七、八十八年我離開，資本額已經達到將近 400 億元，現在就更多了。

事實上，在從事創業或經營一個事業時，不要嫌它開始規模小或資本額小，只要未來前景不錯就值得繼續努力。我在中國信託一待就是三十一年，期間也有其他銀行或外商銀行以高薪來挖角，但我想打一開始加入這家公司，從十三個人開始發展，公司的成長已跟我的生命歷程有著密切的關聯，所以一直都沒有離開，在基層幹了二十年後才當上

總經理，在這期間，各方面的工作我都歷練過，一開始是在研究部門，我的第一個報告是有關中纖的一個分析研究，我那時所做的研究報告都很客氣，不會下很重的結論，當然這中間也經過不斷的磨練與改變，就好像一個企業要繼續存在、繼續成長，也要經過不斷的創新與變革。我記得臺灣第一件承銷業務就是我們做的，是承辦台塑現增的公開承銷，那時我們建議王永慶先生，不要一開始就想把承銷價提得很高，因為價格訂得高，投資者一買就虧本，這樣會對公司喪失信心，應該把價格訂低一點，讓投資人買公司股票就能賺錢，後來台塑一上市就受到投資人的喜愛，這也是企業給予大眾一個非常重要的第一印象。

我也教書教了十年，是臺灣第一個開設信託課程的人。以前從來沒有信託學，當然沒有教科書，而從國外進口也不可能，所以就拜託臺灣書店印，那時一本課本很便宜，好像不到 100 元，這樣學生才負擔得起。也因為覺得信託在臺灣應該會蠻有前途的，因此開辦了股務代理等業務，當然我那時是從法人信託開始，後來才逐步發展 personal trust。

民國六十年時，中華證券改制為信託公司，那時根本沒有信託法，律師說我們是走法律邊緣，因為沒有法規可以做這些信託業務，直到三年前信託法正式通過後，信託公司才變成真正合法的業務；有時候不免感慨我們的法律跟實際的業務需要常常脫節（胡主委來了之後我們經建會所作的一切都很上軌道了），過去租賃公司也一樣，已經成立二十幾年，一直還是「非法」營業，總算在經建會的努力下，才終於把融資公司法案正式送到行政院，希望今年能夠通過。

我的創業經驗跟創新幾乎是連在一起的，譬如剛才說中華證券的創新就是率先推出台灣第一件承銷、股務代理業務，我們把整個業務技術都穩穩地變成中國信託投資公司的資產。當然那時我們的業務也受到很多的限制，信託公司不能吸收存款，但是可以吸收信託資金，這也是一個法律的漏洞，客戶來存信託資金、公司就給他一定的利率；當時因信託的本質不能有活期性存款，所以只能吸收定期性的信託資金，所以早期信託公司的資金比較緊，所有的存款都要靠人員去吸收。可是當時社會大眾根本不知道什麼是信託投資公司，我們到外面去推廣業務的時候，常常被誤認為是某個保險公司，眼見這樣的情況，我認為要顧客主動來公司根本不可能，所以我們必須到外面推廣。

我剛才說我的第一個工作是做 research，公司改組為信託公司後，我便從 research 調到業務單位，公司認為行銷工作就是要到外面招攬業務的，所以辦公室不必太好，就把我們部門擺到地下室，所以我說我在地下工作了好幾年，在地下室不見天日的環境裡，同事們用盡心思在牆壁上塗上藍色的天空和一些白雲，然後我們做了窗簾，如果外面天氣非常好就弄個太陽，有時候到了四、五點，我們便將太陽弄成夕陽，就這樣自得其樂。

我們是第一個出外推廣金融業務的團隊，也一舉改變了銀行員要坐在辦公室裡的印象，我們沒有高級汽車代步，而是摩托車隊，每個業務員都要會騎摩托車，每天一早開完會後便各自外出，大街小巷去拜訪客戶、推廣業務，回來後彼此交換意見，交換碰釘子、甚至被羞辱的經過，因為那時候到每一家去，你無緣無故敲門人家為什麼要開門，大家就動腦如何突破，後來我們還出了一本書叫作《有效的推銷》，就是把我們拜訪客戶中遇到的困難集合起來，看看我們用什麼新的方式突破。

臺灣的第一張信用卡也是中國信託推出的，那時蔣碩傑院士認為信用卡是塑膠貨幣，會造成通貨膨脹，他十分反對；所以我們當時推出的不叫信用卡，而叫 debit card，跟信用卡有些區別。所謂 debit card，意思是說一個月跟你結帳的時候，消費 500 元就要繳交 500 元，不像現在信用卡可以分期付



款，因為那時候信託公司承作授信業務只限公司行號，不能隨便對個人放款，我們怕會違反法令，因為信用卡業務會在無形中做了個人授信。

當時 debit card 業務的收入只有兩種，一種是申請者的年費一年 1,200 元，第二種是向特約商店收取的手續費，後來慢慢發展到現在，像信用卡收入已占中國信託盈餘的三分之一，以九十三年中國信託的盈餘有兩百多億，大家可以想見，這個數字是我們那時連想都不敢想的，所以創新是需要一些勇氣和魄力的。不過，創新也不一定都是成功的，我們曾有個創新就是現在的投資信託，就是用專業人才幫客戶投資股票，因為是新業務，同仁必須努力推廣，糟糕的是，當客戶質疑萬一虧本怎麼辦時，我們的推廣人員回答說：「不會啦，我們會還本金給你。」就因為這一句話讓我們吃盡苦頭，當然投資一定有贏有輸，贏了很高興，虧了怎麼辦呢？客戶會說你是專家、有專業，怎麼會虧損，要求公司彌補，銀行首重「誠信」兩個字，否則會影響整個商譽，所以我們只好把這項業務結束，所以創新也是有失敗的例子的。

其他創新之舉包括：企業貸款，我們是唯一告訴客戶，我們除了利息不會向客戶收取任何額外費用的銀行；同時我們也嚴禁授信人員接受客戶招待，那個時代大家認為銀行業是金飯碗，若需借錢就請銀行人員吃飯，甚至有一些比較非法的動作，例如紅包、回扣之類，因此我們徹底改變這樣的風氣，這也是體制上的創新；每年，我們都對所有客戶進行問卷調查，訪查授信人員是否收取 extra 的費用，我一向非常注重中國信託的風險管理，八十七年我離開的時候，壞帳率 1.02%，是全臺灣最好的。

談到國際化的發展，我們首先思考到華人市場在全世界需要很多金融服務，七〇年代我們是第一家獲政府批准到國外成立財務公司。過去日本為什麼有很強大的貿易公司、有這麼多的經貿成就，就是因為背後有強大的金融機構可以 support 日本人在全球的通商佈局。剛到一個生疏的地方奮鬥，由於外國金融機構對我們的信用不了解，想要得到金融業的資源必須靠以後慢慢的經營，所以我們有需要向日本學習，企業到什麼地方發展，金融業就要跟隨商人的腳步，甚至金融業應該比企業提早去佈局，然後幫企業收集當地的資料。可惜那時候因為金融政策保守，所以我們金融業國際化的速度非常慢，當然，到國外成立銀行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我們便先成立財務公司，從事分期付款以及其他一些 hire-purchase 之類的業務。

當時一般廠商要借到錢比較辛苦，所以我們就有了一個利用「融物取代融資」的 idea，也就是後來租賃公司的興起。雖然租賃風險高相對利率也高，但是企業可以不花一分錢就得到機器，再用機器的生產所得來償還本息；如果機器造成的收益比付出去的多，就可以利用租賃的觀念去做，因為償還本息之外還可以讓公司有額外的收益。我們在林口有個辦公大樓，廣達的林百里先生就曾採用我們的租賃服務，租用我們二樓當總公司開始的，後來他一直跟我提起林口實在是他的福地，現在他的公司也多半開在那兒。這就是我們發現融物也有它的市場，但是很不幸，那時成立的租賃公司有一百多家，大家的會計處理原則卻都不一樣，例如租賃期間是三年，機器折舊年限是十年，很多業者沒有注意到這點，前三年就把利益都實現了，而租賃到期之後折舊還必須繼續攤提，所以前三年帳上賺很多，而後七年若沒有新業務進來就是持續虧損，所以下來不少租賃公司出了問題，這就是擁有者跟經營者觀念相異之處，那時大家認為租賃好賺就一窩蜂去設租賃公司，卻沒注意到會計處理原則，所以經營者必須對財務結構的轉變要非常注意。

至於有人問我為什麼要離開中國信託？八十七年財政部正好頒布「工業銀行設立及管理辦法」可供申設工業銀行，我認為我還有階段性的時代任務，而且也覺得自己已經為中國信託奠定了相當不錯的基礎，應該是要

走的時候，我把這個決定跟辜先生報告，他說他非常欽佩我這個決定，大家知道辜先生喜歡平劇，他常說：「上台容易下台難」。因為上台受到各種掌聲後，下台的抉擇需要智慧，他告訴我：「你這次選擇這個機會下台，很不錯！」

台灣工業銀行成立的時候，我想找的董事人選必須可以提供專業的建議，同時我要做到透明化，不希望董事會像過去只是蓋圖章的董事會，我想我大概也是第一個不只是請董事們開董事會，而且要參加不同的審議會，像授信審查委員會、投資審查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等，在重大決策之前，一定要經過董事組成的委員會先作討論。我也有幸能請到孫校長擔任台灣工銀的獨立董事。

在籌備階段，我算是冒了很大的險，因為我已經辭掉中國信託的職務，而籌備時有三組人馬在申請，我們其實不一定會中選，後來我們很僥倖地被選上，我想可能審查委員看到我們董事成員裡有孫老師，還有央行謝前總裁也願意來擔任我們董事長，所以有很強的加分效果吧！台灣工業銀行成立五年來，已經連續兩次得到金融業界的奧斯卡獎—菁業獎，第一次我們得的是最佳風險管理獎，第二次是最佳商品設計獎，顯示我們在風險控管與業務創新上的種種努力。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要趕緊作個結論。以我過去創業的歷程，我想提供幾點建議與系友們共同勉勵，第一，要勇敢面對挑戰。以創業來說，都是從零開始，中華證券從 6,000 萬元資本額開始、租賃公司從 3,000 萬元開始、在美國成立的財務公司是從零開始、在美國設立的銀行是第一個被允許跨州經營的華資銀行，自此在洛杉磯、加州、華盛頓、馬里蘭州開業的分行都是從零開始，現在台灣工業銀行也是從零開始，創業一定會面臨挑戰，所以一定要有「一切從零開始」的基本觀念。第二是要不斷創新，因為要跟其他人有不同的服務、設計不同的 business model，所以要不斷地創新，才能在業界建立地位。

最後，我有一個原則，就是注重榮譽、誠信、以及團隊，同時尊重專業。我認為公司的成敗不是繫於一個人的領導，而是團隊共同合作的成果，所以我非常反對英雄主義，而是強調 team work。我用人的原則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用了一個幹部就要信任他，讓他去自己做決定，這是尊重專業；在決策的過程中，我們也比較注意過程，而不是只注意結果，例如一位授信人員按正常作業程序與他的專業做出判斷，卻使得一個貸款發生壞帳，我們並不會處罰他，因為他已經做到該做的，會拿來當作一個 case study 來研究，分析過程中有什麼錯誤或疏漏，可以作為日後借鏡，而不是只看結果。

另外，我也認為一個公司的經營是一種榮譽，有榮譽感使你在做人作事時會對自己有所警惕，當你做別人不喜歡的事或不想做的事時，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孫老師最近出版一本有關企業倫理的書—《理當如此》，大家有空可以看一看，能夠提供我們很多指導。

我在這裡談了很多，因為覺得系友之間是比較容易溝通，可以談的比較 close 一點，如果有什麼說錯的地方，還請諸位見諒。最後敬祝各位身體快樂、萬事如意，謝謝！



2005

## 臺大經濟系系友 春季早餐聯誼會

4月 30 日

- 時 間：94 年 4 月 30 日（六）上午 8:00
- 地 點：圓山飯店 B1 福全廳（台北市中山北路 4 段 1 號）
- 費 用：每人餐費 500 元
- 聯絡人：臺大經濟系 吳孟珊 陳映暉
- Tel : (02) 2351-9641 轉 297、282
- Fax : (02) 2394-8914



### 專題演說

吳榮義



吳榮義系友為本系畢業之系友，現任行政院副院長。長久以來對於本系提供許多協助，並曾於本系授課，頗獲好評。本季系友早餐聯誼會特邀吳副院長擔任此次貴賓講者，與系友分享寶貴經驗。

現 職	行政院副院長
經 歷	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總統府國策顧問、總統經濟顧問小組成員、亞太經濟合作(APEC)傑出人士小組人員
學 歷	臺灣大學經濟系學士（1962 年畢業）、碩士（1966 年畢業）、比利時魯汶大學經濟學碩士、博士

# 三十功名塵與土

1974 周玲惠

九十三年的十一月二十日的同學會，謝謝你們熱心的承辦和邀約，讓我們參加一個畢生難忘的「經濟系 1974 系友回娘家」。三十年在人生之路是何等漫長，我們有緣能再相聚、談古說今、敞開胸懷讓我們回到從前，讓我們重新認識老友，知道他（她）們另有不為人知的一面，鼓勵自己好好地走下去，在世界的許多角落都有我們的好友在共同努力中。

首先感謝志欽，志欽考慮周詳借用社會科學院最大會議室，讓我們享受貴賓級的招待，安排由學弟妹來招呼我們回娘家。尤其是一進徐州路校門，就被大型印刷精美的海報「經濟 1974 系友回娘家」、「三十載經濟，重上徐州路」指引我們走向「社會科學院第一會議室」。看到這麼正式的海報就已感動莫名，慶幸自己來對了。

其次感謝鴻江；誠如畢業三十年之會上，本人所說的，我自己心態要調整，我在高中同學會和大學同學會之心態截然不同。在高中同學會上，我一直是扮演推手的角色，甚至提議發行班刊鼓勵同學寫作，寫下東西來相互交流，是同學間最珍貴的無形資產。所以我們蘭陽女中的同班同學年年出班刊，由同學輪流自願當主編，至今班刊已出有八期。雖然每期只有十幾篇文章，而且本人經常寫兩篇以上，為的是怕班刊斷刊，為的是要班刊能年年能如期出刊。

而在經濟系的同學會上，我經常都作天人掙扎，要與不要參加，即使本次三十年盛會，若非會前鴻江的大力邀約，我大概還是會選擇作逃兵。向心力與參予感的心結讓自己閉鎖在自己所作的牢籠之中，惟有自己踏出第一步，別人才能真正接納你。所以我最後選擇與我個性比較一樣的是走入人群，而不再是把自己包

藏起來。希望爾後的同學會，我都能再度敞開胸懷，能和同學互動、學習、相知相惜。也鼓勵班上為數不少的轉系同學，來參加同學會會感染到同學的活力與溫馨，唯有親自參加，才知道參與的樂趣，唯有參加才能知道經濟人的可愛。志欽說經濟系是台大最大轉系進入和雙修的系，也希望經濟系轉系或雙修的學弟妹不要重蹈我們的覆轍，要及早自己融入這個溫馨的家庭。

再者感謝鴻江，鴻江的幽默和領導能力是我們這些很少參加的轉系同學所不知道，平常看到鴻江轉來的文章，知道鴻江的文筆很好，沒想到他的口才和急智也是一流的。鴻江讓我們的會絕無冷場，讓我們從頭笑到尾。

盜句鴻江會中所說的話「三十功名塵與土」，有些同學已選擇退休，大家都不再年輕，功名利祿已非我們汲汲營營的目標，老友、老本、老伴與健康才是我們下一個三十年所要追求的。除此之外，有人選擇再繼續充實自己各種才藝，有人選擇充實自己心靈的空虛；但是，我以為大家的智能都是一流，可以在各個需要我們的地方奉獻自己的智慧、能力、才幹，發揮人生的光與熱，讓我們不會枉來人生這一遭。

還要感謝的人太多，包括顯峰親自在行政大樓一樓接引大家、幫忙籌辦同學會；惠玲更是不遺餘力幫忙籌辦同學會，更拿出珍藏紅酒助興。還有許多同學，說出的話讓我們有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讓我們有不虛此行之感。



先走一步，撒手人寰。誠知此事人人有，望空懷想，能不依依。

儘管每人對人生詮釋有所不同，咸認分離不如相聚的好，尤其三十週年同學會洋溢一片重逢的喜悅，難得黃金茂老師七十五歲蒞臨致辭，他仗劍行千里，微軀敢一言，「現在已什麼都不怕」，殷勤叮嚀我們這些徒子徒孫，要重視健康。同學在留言簿致敬，文芳的「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規格第一，我的「師恩難忘」被比下去，瞠乎其後。

同學發言踴躍，舉例簡述：

志欽：「高考及格，留美楚材晉用十五年，回國教育英才，感謝同學捧場，這次不惜巨資，辦此聚會，葡萄美酒、西瓜、芭樂、蓮霧……佳餚滿桌，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辰珠：「二年來心路歷程，依上帝，告訴我們聖誕節快到了……」

哲見：「簡報花東之旅，分發 CD，略談公司狀況及 500 萬可安享天年的秘訣……」

定福：「遠從苗栗來，說明工業區現況……」

嘉誠：「大學及從政之回顧……」

攀龍／金蓮／文芳／宛文／雪如／慶昌／銀鳳／長榮／震坤等人：對自己領域多所論述。

登福從高雄來，主管電信，健康之道很有見解，希望他能在 EMAIL 公布長生不老的秘方。

春田伉儷情深，連袂出席，生色不少。

秀卿／安宜／寶珍：大學轉系的心境及關稅工作的甘苦。

（我們很感謝她們的參加，同學會得以圓滿，沒有破碎之缺憾）

玲惠：兒女成群，甫得博士學位。對同學會多所期許，建議出班刊。

和懋也下課後趕來湊一腳，盛讚德煌改變他的一生。

人有生老病死，年過五十，有的同學健康難免出現狀況，生平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當年少不更事，對轉系同學欠缺招呼，悔悟遲晚，……因而我們的氣氛夾雜一些「憂鬱」。和我原先料想的相逢是件喜慶，熱鬧俱歡顏的景況大相逕庭。自然哲見的春夏秋冬之歌和我準備百則笑話，全無用武之地，我的引言走調變成嚴肅，一正經我就捉襟見肘，使大家失望。希望以後如再有熱鬧，戲弄的場合，我能戴罪立功。同學們談到華燈初上，有的同學急於回家煮飯，志欽也忙要證婚，怕耽誤新人入洞房吉辰，我們於是互道珍重，明年 2005 年 6 月 4 日同學會再見。謝謝主辦同學們的協助邀集，功在黨國，記嘉獎一次。志欽送參加者領巾與書籍，前者耀身之物，後者是精神食糧，也一併致謝。

# 三十週年同學會紀實

1974 楊鴻江

各位同學：

別來無恙！九十三年的十一月二十日下午，同學在母校互道久違，在志欽兄開場白「這是我期待很久的會」之聲中，把時光拉回三十年前，文芳展現當年經濟學原理的舊籍，啓示人生不正是也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操控嗎？人生的平衡點又在哪裡？有的同學坦承當年愛翹課，打橋牌……，轉系同學也有不為人知的心酸，使我震驚。還有同學對某某同學好感，其心默許，像似一首新詩《山路》：

我好像答應過  
要和你一起  
走上那條美麗的山路

你說 那坡上種滿了新茶  
還有細密的相思樹  
我好像答應過你  
在一個遙遠的春日下午

而今夜 在燈下  
梳我初白的髮  
忽然記起了  
一些沒能實現的諾言  
一些無法解釋的悲傷

在那山路上  
少年的你 是不是  
還在等我，  
還在急切地向來處張望

無緣結果，令人黯然神傷，李白「浮生若夢，為歡幾何？」人生有幾個三十年，眼看昔日校樹已亭亭如蓋，樹猶如此，人何以堪？三十功名塵與土，忽焉塵滿面，鬢如霜。往事已不再如煙，生命是如此不可承受的輕，命運是多麼不可捉摸。年輕時，我們在那裡出沒三年，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弄春池畔松蔭小憩，龍門客棧豆干小菜，座上都是豪英，多少往事堪重數……。雖然種種舊日景象隨歲月流逝，記憶都漸將模糊，惟有昔日一起上課同學面孔，一一留在腦海，歷歷在目，不思量，自難忘。杜甫詩：「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焉知“三”十載，重上“法”學堂，“皆”稱會面難……。」遺憾的是，有的同學畢業後，杳無音訊，像是斷了線的風箏，也有性急的同學，